

女
田
曾
森
地

外
國
通
文
字

女王暗杀记

(美) 本·莫千著

邓峻枫译

12.12

房州文化出版社

主要人物表

乔治·巴雷特——暗杀者，化名艾基利斯、安德鲁·史迪文思等。

亨利·亚当斯爵士——伦敦警察厅副厅长。

汤姆·爱迪生·海恩斯——美国中央情报局驻伦敦官员。

吉尔·布莱克——美国驻英国大使馆秘书、海恩斯的女友，后成为海恩斯太太。

霍普·马斯顿小姐——海恩斯的女友。

劳顿夫人——女王亲戚，第一个被暗杀者。

欧内斯特·特拉维斯勋爵——女王亲戚，第二个被暗杀者。

本杰明·威姆利爵士——女王的私人秘书。

哈迪——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馆长，教授。

波特——乔治·巴雷特的同学和好朋友，后在爱尔兰役时被炸死。

马西娅·韦尔斯——乔治·巴雷特的妻子，后来乔治她离异。

罗伯特——退休的历史学教授，后指导乔治·巴雷特古希腊历史。

内 容 提 要

在雨雪霏霏的北爱尔兰，英国王室的第五代远亲劳顿夫人突然遇害，王室的第三代亲戚特拉维斯勋爵又继而丧生。伦敦警察厅接连收到恐吓信，英女王伊丽莎白的性命也危在旦夕。暗杀者以希腊复仇之神艾基利斯命名，他从小酷爱音乐、历史，命运却将他推上爱尔兰战场，婚姻的突变和命运的乖戾，使他成了精神病院的逃犯，把复仇之箭对准了当今英女王。伦敦警察厅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的协助下，开展了一场与暗杀者紧张而惊险的角逐。

第一章

一位女骑手精神抖擞地骑在种马身上，技艺娴熟地驾驭庞大的马匹兜小圈子；但见她夹紧左小腿，往后移动右脚，驱使花毛马温顺地慢跑。

九月的风，吹在她的脸上，清冷而凉爽，更使她振奋起来。小径穿过荒野，沿坡而上，消失在烟雾里。她极目远方，看见泥土的道路与一座石桥相连，再过去便是一个村庄；那儿，茅屋顶经过风吹日晒雨淋，已经发黑，参差不齐的茅草直插青天，一缕缕的炊烟袅袅上升。

她骑着马儿跑了半英里路，到了道路的下坡处，便慢慢地停下来。马儿摇摇头，从嘴鼻里喷出热气；她立于马上，眺望着远远向北延伸的苏格兰高地。

这是她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刻。她能借此机会重温乡村的宁静，因为她四十七年的岁月大部分是在乡村度过的。她步行或骑马闲地骑回自己的庄园，还有充足的时间放松自己，计划一天的生活。

然而，就在五百码开外，隐藏着一个暗杀者。他不慌不忙，神情冷峻地拿起望远镜，调好中间的焦距，对准了女骑手。他惊喜地看到她毫无提防地骑着马，戴的头盔也恰好好

处。他苦笑了一下：贵族们从来都是穿着正规的制服的。

他从望远镜里扫视了一遍荒野，确信再无其他人在场。这一点毫不足怪，因为他已在过去的三个上午，潜伏在土堡的后面观察过同样的情景。他望望身后的道路，他的汽车就藏在一片树丛里。

对，一切都安排妥当了，万无一失。他伸手抓过步枪，俯伏在地上，把身子调整到舒适的位置，用枪瞄准小桥的前面，泥泞的道路从那儿急转弯；不久，他的目标将会策马出现。

女骑手加快了速度，马儿听从主人的意愿，驰骋在道路斜坡下的石南草丛中。风刮得更加强劲，证明天气要变了，一大片雨雾从低垂的云层里飘落下来。

暗杀者估计女骑手离小桥大约有八分之一英里远，好一会儿，他用望远镜端详着她的面孔，审视她那坚实的下巴，贵族式的瘦高鼻子，以及从远处也看得到的冷淡傲慢的表情。他漫不经心地拉开步枪的枪栓，塞进一粒子弹，动作异常娴熟。

他目测了一下，大概有九十五码的距离。由于正在飘着雨粉，天色暗淡下来，开枪不一定打得准，失败的可能性在增大。但他并没有因此而丧气，仍然充满信心地等待着。

在一百码外的女骑手此刻正在想着：等待着她的是温暖的炉火和早餐。她今天的第一个约会在十点钟，忠诚的银行家将向她提交半年的报告；根据她的计算，她的房地产投资收效甚佳。想到这里，她不禁微微一笑。她觉得应该给予他奖赏，但不能太多，以免他冲昏了头脑，只要能鞭策他就行了。

暗杀者镇定地举起步枪，瞄准道路的转弯处。他望着马匹稳步地跑过来，逐渐靠近了他选择好的地点。他又等候了十秒钟，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屏住呼吸，缓慢而冷酷地扣动扳机。

女骑手离转弯处只有二十码、十码、五码远了。就在她到达转弯处的时刻，暗杀者的手指也扣完了扳机。枪声打破沉寂，令人震惊。骏马吓得前腿乱扑，后腿竖起。她被击倒在马鞍上，伸出一只手作最后的垂死挣扎。子弹射中了她的头颅，尸体从马鞍上沉重地甩到地上。

暗杀者听见枪声从荒野里传来的回音，神态自若地站起身，收拾好东西，走下斜坡，朝汽车走去。他到达路边时，经过那具卧在尘埃中的尸体。他迅速瞥了一眼，确信女骑手已经死了，便继续朝汽车走去。他用娴熟的动作，迅速拆卸步枪，装进箱子里面，再将箱子藏在毯子底下。

他从望远镜里瞭望远处的村庄，发现有一小群人聚集在一起，他们似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竭力想弄明白枪响的方向。他嘲笑地自言自语道：哼，他们很快就会了解到事情的真象的。

他把钥匙伸进车里的发火装置，打开发动机，开动汽车。他小心地躲过村民们的视线，把车子开过了拐弯处，然后，靠在椅背上满意地叹了一口气，点燃一支烟，便朝南方长途奔驰而去。

女王的私人秘书本杰明·威姆利爵士坐在他那大型的红木办公桌旁。从四方形的白金汉宫传来轻快的美国音乐，使

他烦躁地皱起眉头。皇家禁卫军骑兵团乐队正在热情洋溢地为游客进行日常演出。游客们聚集在宫殿周围高高的铁栏栅旁，望着身穿红色制服的队伍，惊讶地张开嘴，不停地按动照相机快门。

乐队接着奏起《俄克拉何马》，本杰明爵士更加不满。作为一名退役上校，听见军乐队尽是演奏民间曲子，他总觉得不大受用。特别是在女王陛下的宫殿演奏这种曲子，他认为是一种不可容忍的亵渎。

他叹了口气，饮一口咖啡，从开着的办公室门口，心不在焉地看了看王室内库走廊。从这儿往前，在整个王宫的一楼，驻有宫殿等级制度中最重要的部分：王室司库、新闻秘书以及其他许多部门。走廊的尽头，是一个半圆形的空地，那儿是女王从侧院进来的入口处；走廊对面是女王专用的电梯。

本杰明爵士抛开漫无边际的遐想，把思绪收回到眼前的任务上来。他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就是把非私人发给女王的信件筛选出来，分别送给有关人员处理，他是不太喜欢这种工作的。上午，他从信件里翻出一封邀请书，是一个毫无历史意义的村庄寄来的，邀请女王出席该村的五百周年成立纪念活动。他气愤地想，这些人真是厚脸皮，还以为女王真的会应邀出席呢。

他挑出一封对女王热情洋溢的信，觉得可以通过，尽管他是比较冷淡的。因为此类信件毕竟表明了对待女王的態度，他认为是恰当的，也反映了他的感情。他在信上做了记号，让宫廷女侍去回信，将信摆在旁边的卷宗里。下一封信

立刻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他读着信，一种不祥之感骤然涌上心头。显而易见，信里的字句是从报纸上剪下来，花费心机再贴在纸上，最后拼凑成一封完整的信的。

他的目光迅速扫过信上的文字，然后看看附在一起的信封。信封上的地址也是从报纸上剪下来的。本杰明爵士按了一下铃，焦急不安地等待下属出现。

“你看了这封信吗？”他举起信问。

“看过了，阁下，”下属答道。“当我撕开信封时，不可能不看到它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读过这封信了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

“你怎么看待这封信？”本杰明爵士不经意地擦了擦下巴。

“我看这只是狂人写的又一封信，阁下。我们不断地收到此类信件，真是天知道！”

“也许你说得对，”本杰明爵士不无怀疑地同意道。“除了信之外，是否会有什么其他的事？”

“不会的，先生，只是一封信而已。”

“嗯，明白了。但它却有点不同寻常，是吗？查一查还是值得的，你认为如何？请你去叫新闻秘书来一下。”

下属点点头便离开了房间。本杰明爵士拿起信件细细地阅读，面露忧虑之色。

“陛下：

当您读到此信时，我已经杀死了您的一个亲戚。

我要您支付十万英镑给我。请在《伦敦时报》的‘个人启事栏’里登一条无名启事，说明您已经同意。然后，再等待我的下一个指示。如果您在十天内不照此行事，您的亲属中又会有人丧命。如果您仍然不听从，厄运就会轮到您的头上。

记住，雄鸡鸣叫三遍，说明是背叛。您将成为背叛我的第三个牺牲者，除非您照我的话去做。第三次打击将降临到您的头上，您将上西天——失去权力，失去生命。

我并非向您请求，我只是要求得到我应该得到的权益。因为我须得伸出颤抖的手——您拥有的财富太多，我拥有的财富太少。

艾基利斯”

有人在开着的门上轻轻敲了敲，本杰明爵士抬头看看，便请新闻秘书进房。“请坐，亚历克。我有点事情要问问你。可能会浪费你的时间，但亦无害处。”

“请说吧，”新闻秘书高大的身架坐进皮椅里，等待对方发话。

本杰明爵士递过信件：“先看看信吧。你就明白我有什么问题了。”

新闻秘书接过信看了一眼，他那记者特有的直觉使他警惕起来。他扶了扶角质架的眼镜，迅速地阅读起来。看完信，他摇了摇头。“是一封典型的狂人信件。虽然似乎有点清醒，但仍然是愚笨的。当然，您是想知道，我们是否得到报告，

女王的某个亲戚被害了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您放心好了，没有这回事，感谢上帝。只在早些时候接到电话报告，说劳顿夫人昨天被杀，好象是在苏格兰高地被害的——这名字我也没记住。不过，她不是女王的亲戚。警察还在搜寻，了解事情的真象。我看——”新闻秘书突然打住话头，一脸忧愁。

“怎么回事，亚历克？”本杰明爵士问道。

“您有伯克的《贵族名册》吗？”新闻秘书小声地问。

本杰明爵士在椅子后面的书架上翻阅了一阵，找出一本包皮封面的书递过去，心里充满了恐惧。

新闻秘书拼命地翻着书页。“劳顿夫人，劳顿夫人，要是我记住了电话报告就好了！唉，我怎么没有记起来呢。现在看了信才想起来。我似乎在什么地方——等等，就在这儿。”他的手指停在书页中间，呆若木鸡地看着。“先生，您这封信可是个活炸弹呢，”他说，尽力使声音平静。“劳顿夫人是王室的一个远亲。隔得比较远，但仍是亲戚，是王室的第五代远亲”。

本杰明爵士点点头，“知道了。”他拿起电话，镇静地对接线员说：“请接伦敦警察厅，找亚当斯副厅长。”

第二章

谋杀者把租用的汽车还回出租处，付了钱，漫步两个街区，朝皮克迪利马戏场走去，路上的交通混乱繁忙。

坐久了小汽车，出来散散步，他觉得舒服多了。他停了片刻，考虑该去哪家快餐厅吃午餐，在伦敦的中心地带布满了餐厅。但他决定不去快餐厅午餐了，直接回家更为明智，因为他提的箱子里还装着步枪。最好是将所有的东西藏在寓所里。

他走进地铁的入口处，付了去长舍利路的车费。从长长的自动电梯下到深深的地下铁路时，他一直在细看墙上的广告。到了地下，他提起箱子，沿着狭窄的地道往北站台走去。

他在路上停下来，听了一会儿口琴手向过往行人演奏的曲子。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硬币，扔进口琴手脚边的帽子里，便继续往前走。

他在站台上没有等多久，蓝线列车便减速进站停了下来。列车的车厢启开，他进去愉快地坐下来，把箱子放在两腿中间。列车逐渐加快速度，驰过他上车的托哈姆科特路，开向红线路。五分钟后，他在长舍利路下车，抄近路回到他的住处。

他满意地想：千好万好还是家里好。他脱下外套和鞋子，吃了一顿快餐，喝了一杯饮料，便在电话机旁坐下来。他拨通了国际长途电话台的总机，一边轻松地等待，一边品尝威士忌的烈味。电话铃响了，总机告诉他，电话已经接通。

“谢谢你，”他说，接着用浓重的希腊语口音说：“是你在那儿吗，波尔？”

在一千三百英里外的一家雅典宾馆六楼房间里，一位黑皮肤、黑浓发的男子接过电话迅速答道：“是我在这儿。我知道是你了。刚才我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总机说伦敦的电话来了。”

“你取得了进展吗？”

“进展很大，一切很快就会安排好的。”

“好，”暗杀者喝了一大口酒。“我打算明天飞到那儿去，只作短暂的访问。我要确保我们没有误会的地方。”

“这样安排很好，”黑皮肤的人答道。“你来的时候请打电话给我。哦，还有——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的希腊语进步很大，非常显著。”

暗杀者放下话筒，起来倒了第二杯酒。他伸开四肢躺在长沙发上，想到事情进展顺利，沉浸在欢悦之中。

新伦敦警察厅耸立在伦敦泰晤士河畔，是一幢褐色的石建筑物，它虽然缺乏建筑上的美观，但却为房子的用户——伦敦警察的犯罪调查部提供了坚固的质量。伦敦警察是一八二九年由罗伯特·皮尔爵士创建的，他的继承者们保留了他

的热情，将献身精神与美丽纯洁相结合，将想象推断与普通常理相结合。

犯罪调查部的头目亨利·亚当斯正在二楼的会议室主持会议，他的工作效率非常之高。他身材魁伟，相貌堂堂，下巴坚实，仍然保持着当年剑桥拳击冠军的虎虎生气。他生于印度，父亲是位著名的律师。他当过助理律师这一受人尊敬的职务，后来进入伦敦警察厅。

毫无疑问，他那聪明的大脑为他效力不少；他那对又亮又黑的眼睛，在同别人讲话时，特别引人注目。他那副黑色的玳瑁眼镜，以及时常穿着的黑色外套，更显出特别的派头。

此时，他正无动于衷地听一个年轻警官作报告。警官讲完话，他才说道：“明白了。”他用手指头敲着栎木桌子，“你似乎把问题都谈到了，你派的人是否确实搜查过荒野？”

“确实搜查过了，亨利·亚当斯先生，他俩都富有经验。他们亲自去了劳顿夫人遇害的现场，并立即细致地搜查了整个地区，确实都看过了。当时雾很大，只能看见道路上的汽车轮子痕迹。他们趴在地上，也没有找到什么值得送去化验的东西。也没有发现香烟头、食品包装纸，或类似的东西。”

“连暗杀者潜伏的地方也没有发现什么东西？”

“对不起，没有，阁下。正如我所提到的，那儿只有一层石土垒，是圆形的，他就躲在那儿。我的部下们特别细心地作了搜查，但什么也没有发现。”

亨利·亚当斯爵士点点头。“所以，你也没有找到物证送去化验。”

“是的，”警官答道。“他们迟一点会送来子弹化验的

报告。当然啰，白金汉宫常常送来这类信件。实验室化验过子弹后，可能会查出某些线索。”

“对于这封信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”一个瘦瘦的官员插话道。“你说信上的文字全部剪自报纸，再贴在一张纸上。这样要花费许多时间把文字拼接在一起，我想也许要花几天，或几个星期。”

“你想错了，”警官诚恳地说。“我也曾这样想过。后来我收集了一些报纸，试着把文字剪贴下来，出人意料地发觉非常简便，你很容易就能从报上找到所要的单词。”

亨利·亚当斯爵士做了一个鬼脸，说道：“当然容易，特别是干这种事不是为了爱，而是为了恨的时候。好吧，在未得到实验室的报告之前，我们暂时到此为止吧。我建议休会。在散会之前，我还有几句话要讲。”大家围在桌旁聚精会神地听他说。“你们不须我提醒，也明白我们现在站在哪儿。”亚当斯副厅长继续说。“我们的工作具有双重任务。第一，我们必须找到凶手，他已谋杀了一个人；他在信里说，如果女王不付钱给他，他会在十天内再次作案。因此，我们的时间很紧。一旦实验室的报告送来，我们再碰头。我希望你们经常考虑一下，看有没有什么好的主意。”他的黑眼睛依次盯住每个人，“多动动脑子。”

他停了片刻，果断地接着说道：“我们工作的第二重任务是，我们必须要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来了结此案，特别是不能惊动女王。我不打算告诉女王任何有关此案的情况，她也已经够繁忙的了。我不想让任何人——不管是什么人——知道这件事。如果让新闻界知道了，我想诸位都明白

他们会怎么办。同时，也不能让警察厅其他的人知道，亦不能让你们的妻子知道。请你们各位牢牢记住。”他迅速站起来。“我的话完了。”

近黄昏时，实验室的报告送来了，结果令人吃惊。技术人员向与会者谨慎地宣读了化验报告，他把每个音节都发得那么单调，一派学究气。他举起一个标签，标签的细铁丝拴在子弹上。“先生们，就是这粒子弹谋害了人命。这粒子弹无疑是用美式卡宾枪发射的，这种武器是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用于特别目的的。卡宾枪的命中率很高，在一百码的范围内非常有效，超出此范围就难说了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亨利·亚当斯爵士挥了挥手。“你刚才说，美国人把卡宾枪用于特别目的，何为特别目的？”

“军士们使用这种枪，它的优点是短小、轻便、易于清洁。部队也使用它。它没有M1式枪的射程和威力，但却安全可靠。”

“子弹呢？”亚当斯问道。“能够随便搞到吗？”

“能。它是一种30毫米口径的子弹，不难搞到，也不必去什么特别商店买。我想这是你要问的问题。”

“那么，卡宾枪呢？容易在军火店买到吗？”

“不行，先生，买不到。我敢说，在英格兰都买不到。我们的伙计们从来不用卡宾枪。”

“好吧，”副厅长说。“关于枪的事就谈到这里。你从信上看出了什么问题？”